

三代护林人见证贺兰山 25 载封育蝶变

本报讯（记者 石茹意 林则志）秋日的贺兰山，晨雾还未散尽，林间已传来细碎的脚步声。54 岁的李东背着望远镜走在前面，26 岁的儿子李国民紧随其后，父子俩的身影在青海云杉林间若隐若现。

“你看这棵云杉幼苗，5 年前才到我膝盖，现在都快齐腰了。”李东停下脚步，指尖轻轻拂过嫩绿的枝叶，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
作为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哈拉乌管理站副站长、沙塘子管护站站长。30 年前，李东从父亲手中接过护林的“接力棒”，再到儿子李国民追随他的脚步投身林业，李家三代人与贺兰山的故事，是一部写在绿水青山间的坚守史诗。

我见青山多妩媚

1969 年出生的李东，与贺兰山的缘分早从童年便已注定。“那时候父亲巡山，我总爱跟着跑。”回忆起儿时，李东的眼神里满是温情，“那时候没有摩托车，全靠两条腿，翻山越岭走一天，累了就坐在石头上歇会儿，渴了就喝口山泉水。”而父亲扛着铁锹、背着水壶巡山的身影，也在李东心里种下了一颗“守护”的种子——“将来，我也要守好这座山”。

1990 年，李东正式成为一名护林员，接过了父亲手中的“责任”。彼时的贺兰山，正面临着干旱少雨、植被稀疏的困境，植被覆盖率不足 32%，青



▲李东与儿子李国民一起巡山。

海云杉幼苗更是罕见。“那时候巡山，除了防偷猎、防砍伐，最盼的就是能多看到几棵新冒头的树苗。”李东说。而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末贺兰山封育保护工程启动，这场“守护”有了更清晰的方向——25 年来，从禁止乱砍滥伐、严控放牧，到实施人工造林、病虫害防治，一系列封育保护举措落地，让贺兰山的生态逐渐“焕发生机”。

守一方青山依旧

作为封育保护的亲历者和执行者，李东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。他所在的哈拉乌管理站，管辖区紧连贺兰草原，核心区与草原不足 1 公里的距离，森林防火成了李东心中“悬着的弦”。“防火期的时候，睡觉都不踏实，总怕有一点闪失。”为了守住“零火灾”的底线，李东以身作则，将用火审批、入山登记等制度落到实处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背着望远镜、揣着干粮出发，带领管护队员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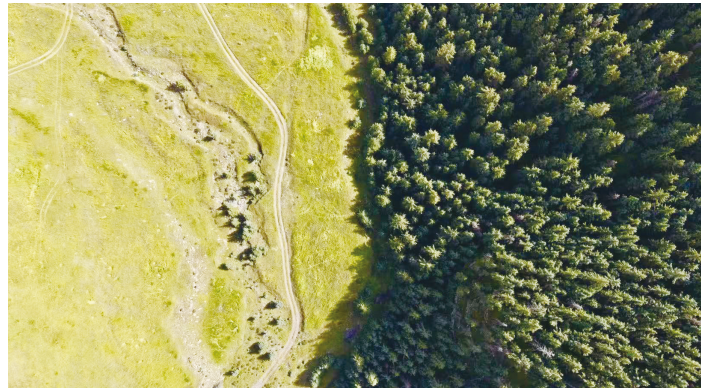
山林间穿梭，一走就是几个小时，日均步数超过两万。

随着封育保护的深入，贺兰山的管护需求也在升级，防火体系逐步向“智慧化”转型。通过搭建“空、天、地”一体化监测防线，当地成功构建起“人防+技防”相辅相成的立体化管护网络，不仅巩固了封育成果，更创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连续 75 年无较大森林火灾的亮眼纪录。

如今的贺兰山，森林面积已从 31.6 万亩增至 58.2 万亩，覆盖率提升至 57.3%，云杉幼苗在林间随处可见，蓝马鸡、马鹿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，已绝迹近半个世纪的雪豹更是重现贺兰山——这一切，都是 25 载封育保护交出的生态答卷，也是李东等护林人用坚守换来的“绿色勋章”。

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

然而，这份坚守的背后，是对家人深深的亏欠。由于护



▲航拍视角下的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赐湾生态画卷。

林工作的特殊性，李东几乎没有享受过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，常年驻守在基层一线。无法在父母身边尽孝，不能陪伴孩子成长，这些遗憾成了他心底最柔软的痛。

“有时候夜里睡不着，想起孩子小时候问我‘爸爸什么时候能陪我玩一天’，就特别愧疚。”李东的声音有些哽咽。

但这份愧疚，最终化作了另一种传承。儿子李国民从小听着贺兰山的故事长大，跟着父亲爬山、巡林，对这座“母亲山”有着特殊的热爱。

高考时，他毅然选择了林业专业；大学毕业后，更是主动回到贺兰山，成为一名森林管护员。“以前不懂爸爸为什么总不回家，直到自己穿上这身制服，才明白这份工作的意义。”李国民说。如今，父子俩时常一起巡山，父亲教他辨认植被、监测病虫害，他则给父亲讲无人机巡护、智能监测系统的用法。“老方法不能丢，

新技术也要学。”李东笑着说，父子俩的巡山路，成了贺兰山护林“老经验”与“新科技”的传承路。

如今，李东已近退休年纪，但他依旧放心不下山间的一花一草一木，巡山的脚步从未停歇。“只要走得动，我就还会来山上看看。”他说。

贺兰山的风，吹过了岁月，吹绿了山林，也吹来了三代护林人的深情。李东父子的故事，是无数护林人的缩影——他们以山为家，以林为伴，用平凡的坚守，书写着不平凡的绿色传奇。

而这份与绿水青山的“约定”，早已超越了一家三代的传承——在贺兰山封育保护的新起点上，更多年轻人带着专业知识、怀揣生态热忱，正循着他们的脚步而来，继续守护着贺兰山的四季常青，守护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家园，更守护着我们对绿水青山的永恒承诺。

公益广告



喜迎国庆
情满中秋

1949—2025